

贾平凹文论集

关于小说

贾平凹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贾平凹文论集

贾平凹 著

关于小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小说/贾平凹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1

ISBN 978-7-108-05150-9

I. ①关… II. ①贾…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678 号

责任编辑 关雪莹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167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爱 and 情——《满月儿》创作之外	/ 1
溪流——《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 7
使短篇小说短起来——自我告诫之一	/ 9
关于《九叶树》的通信	/ 11
一点想法——《远山野情》外语	/ 22
我的追求——在中篇近作讨论会上的说明	/ 24
对《火纸》要说的	/ 27
《浮躁》序言一	/ 30
《浮躁》序言二	/ 32
战胜自己——《贾平凹小说选集》序	/ 35
《妊娠》序	/ 38

《故里》跋	/ 41
时代呼唤大境界的作品——致北村同志	/ 44
对于长篇小说的随想——一次会上的发言	/ 46
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 48
《太白》序	/ 50
《逛山》小引	/ 51
《废都》后记	/ 54
《废都》就是《废都》	/ 64
与田珍颖的通信(一)	/ 68
与田珍颖的通信(二)	/ 71
《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	/ 74
《白夜》后记	/ 80
《土门》后记	/ 87
关于长篇小说《土门》的通信	/ 92
复肖云儒信	/ 101
《高老庄》后记	/ 107
《怀念狼》后记	/ 113
《怀念狼》中文繁字版序	/ 117
我熟悉的阿吉——应《中篇小说选刊》之约	/ 119
《病相报告》后记	/ 121

《高老庄》再版序	/ 129
沈从文的文学——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讲座	/ 131
《秦腔》台湾版序	/ 143
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上的获奖辞	/ 145
《秦腔》后记	/ 148
《高兴》后记一	/ 159
《高兴》后记二	/ 184
关于写作——致友人信五则	/ 195
关于《高兴》	/ 204
寻找商州	/ 206
《古炉》后记	/ 208
《带灯》后记	/ 219
就《带灯》致林建法的信	/ 232
责任与风度	/ 235
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在“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 现状与发展”会议上的发言	/ 240
《老生》后记	/ 248
这个时代，更需要灵魂的写作——在慈溪《人民文学》长篇 小说双年奖会上的讲话	/ 256
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 258
编选说明	/ 267

爱 and 情

——《满月儿》创作之外

当今的作家，没有一个对自己作品的主题、思想漠不关心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坐在祖国大船上航行的旅客：风颠、浪打、呛水、晕船，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谁不力图“侦察”出航线上的暗礁、漩涡、沙滩呢？伟大的变革年代，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迫使我们的笔去战斗了！可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比较差。我们常常听到读者在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怎么个没有意思呢？将那文章拿来一看，思想也好，人物也写了，景色也描绘了，起、承、转、合，都合乎文法，但确实就是不感人。就像生活中的女人，有的五官端正，却不动人，似乎是“姿”中还缺乏着一种叫“韵”什么的。

文学是人学。人不是捏弄成的泥胎，不是斧子砍成的木偶。人，就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而文学作品中的 人 怎样呢？在“四人帮”横行时，这种提问是不敢的，因而出现了图解、公式、雷同，而今说某一篇作品没意思，恐怕问题也就在这里了。

说起《满月儿》，编辑部要我谈谈是怎样创作的，而且也规定了内容：人物的塑造呀，情节的安排呀，语言的运用呀。然而……

我只想谈谈创作之外的话,谈谈爱和情。

一

《满月儿》写出的时候,不是要想拿出变铅字的,我是写给我的爱人的。我常常把她作为我的作品的模特儿和唯一的读者。所以,我是怀着真挚的、热烈的感情去写的。

但是,她并不是我的满儿或月儿。

满儿和月儿,最早是我的两位本家姐姐。在我才从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那阵,我是一个体质孱弱、腼腆喜静的少年;而我的本家姐姐,却是天真烂漫。在一个偌大的家族里,她们从来没有忧愁,从来不能安静。一件平常的新闻,能引起她们叽叽喳喳嚷道几天;一句普通的趣话,也会使她们笑得俯在炕沿上起不来。于是,大人们就骂她们“瓜笑”,而夸奖我的“安分”了。然而,我却十分爱我的姐姐,至今还能记起她们笑声中的那不同音调。后来,认识了我的爱人和她的一位朋友。她们几乎有我两位姐姐一样的性格,都天真无邪。但一个丰满,一个苗条;一个是那么文静,说话从来低音,笑声总是从半启的嘴唇里颤出;一个是那么活泼,故意说反话,当面戏谑人……后来,我们分开了,长时期不见一面,但一闭上眼睛,她们就站在那里了,那睫毛在眨动,那微笑在闪现……啊!倾注了感情的人,在心中活着,活着……

二

终于,在1977年的冬天,我到一个大队搞社史的时候,我心

中的人物被触发了，她跳出来了，逼使我动笔描绘了。

那时候，我着手采访这个大队的农业科学研究所。这个站事迹太丰富了，我走进他们的试验室，看见了从未看见过的房间（满儿的房间，我是一笔不敢漏地那么写了的），看见了小麦和燕麦远缘杂交出的新品种，新品种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成绩已经十分突出，我决意要写这个育种试验了。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间我激动起来了：写我心中的人吧，让她们来搞培育吧；既然人物的性格早已在心中成熟，又获得了远缘杂交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和大量的知识性的东西，就让这两个人物来活动啊！哈，怪得很，根本不需要编什么离奇故事了，只要把她们两个放在培育良种的每一道工序里，每一件事情中，她们就按她们的性格发展下去了，很快我就有了新的故事梗概。

我把那新的故事梗概赶忙写在本子上。

我尽量搜集本家姐姐的、爱人的、爱人的朋友的那些生活细节，越想越多，我不管在这篇作品中有用无用，反正我是这么搜集的……

三

于是，我开始整理，构思，我是这么想的：

写两个姑娘，性格要明显区分，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不光是长相和脾气，而是一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

两个人物要糅起来写，以“我”来串线，不要露出脱节痕迹：三个人物，一会单写甲，一会单写乙，一会甲乙合写，一会甲乙丙聚

写;写一个,不要忘记了其他,写两个姑娘,不要忘了“我”这第一人称;尽量做到分分合合,穿插连贯,虚虚实实,摇曳多姿。

名字也要体现全文特点,糅合一体:满月儿;一出场要自然,要有场景,以形象抓人。

时时写进生活情趣,使故事丰腴。

让月儿和满儿活动,力避“我”来死板介绍,发议论。

描绘要细腻,叙述要抒情。

产生诗的意境。

调子要柔和,语言不要出现成语和歇后语一类太土的话,节奏和音响要有乡下少女言谈笑语式的韵味。

结尾要电影式的“淡出”,淡得耐嚼。

当然,想出来了不等于写出来了,这只是我写这篇作品时力图达到的目标。

我开始写作了。

当时,我跑到村外泾河岸边的树荫下,一口气写下去。我是那样激动,似乎我的本家姐姐,我的爱人,和我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女同学,女朋友,全站在面前。我心里十分急,语句往出涌,笔都来不及写,字写得十分潦草。

我没敢中断,写到后部分,语言一时搭配不来,我便不管语言的修饰,胡乱地用一些话先代替着,一直把心里想好的整个小说写完了。我合上本子,再也没回头看一眼,呼叫着跑回宿舍,嘴里哼着秦腔。

四

当晚,我认真地改了一遍。念着是否顺口。

再改了一遍,推敲了每一句每一个字。

睡前又看了一遍,斟酌了几处标点符号。

第二天,我开始抄写,一边抄,一边再改。我很惊讶,这个时候了,还会突然冒出一些极好的细节和字句来的。

(后来,按编辑部的意见,又改动了一个情节。)

写好了,我想寄给我的爱人去,我要先不告诉她,看她读了以后,是否能看出月儿是谁,满儿是谁?后来,一同写社史的一位同志看了,鼓动还是拿去发表,我有些犹豫,但终于听了他的话。没想到三个月后,《上海文艺》(现改名《上海文学》)就把它刊印了。

发表了,收到全国各地好多读者来信,有的说怎么写的是他们那儿的两个姑娘呢?我笑了,但我悟出,这仅仅是写了生活中的一些事的缘故罢了。

五

当然,《满月儿》也有她的先天性的不足,还仅仅是一篇极不成熟的习作而已。无论在主题的深化、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上,都明显地暴露了我生活底子薄,思想水平低,文学修养差。但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浅浅的体会,就是:要搞文学,就要对文学爱;对文学爱了才会爱你文学作品中的;爱得深了,才会出情;有情

就能调动一些因素、一切手段,来塑造你的文学作品中的人了。
这样,恐怕才不会被读者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极了!

1979年5月25日于西安

溪流

——《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山地了。

就像山地里有着一纵一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一色一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

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茫茫苍苍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我常常这么想:天上的雨落在地上,或许会成洪波,但它来自云里;溪却是有根的,它深深地扎在山峰之下。人都说山是庄严的,几乎是死寂,其实这是错了。它最有着内涵,最有着活力: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永远在蕴积着感情,永远是不安宁,表现着的,恐怕便是这小溪了。

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的,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

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

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的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的亘不可测的深沉。

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块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的柔情,鲜花给了它的芳香,竹林给了它的深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

它在流着,流着。它要流到哪儿去呢?我想,山既然给了它生命,它该是充实的,富有的;或许,它是做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深入到枝叶里了,使草木的绿素传送;或许,它竟能掀翻了一坯污泥,拔脱了一丛腐根呢。那么,让它流去吧,山地这么大,这么复杂,只要它要流,它探索,它就有自己的路子。

我是这么思想的,我提醒着我,我鼓励着我,我便将它写成这淡淡的文字,聊作这本小书的小序了。

1980年7月14日于太白山

使短篇小说短起来

——自我告诫之一

你多么糊涂：为什么将每一事、每一人、每一景，一味地去模拟而堆砌那些繁琐的细节呢？以为这样就是有了生活气息，有了地方色彩吗？就事论事地写去，你以为最深刻了，最宏富了，其实适得其反！请你明白：现代文学是内向的文学，暗示的文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生活的概括和选择上。

知道吗，你总是要把你的目的显露出来，这是干了多么大的蠢事！多么高傲啊，又是多么浅薄。你的目的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读者想象的翅膀；当读者明白你的简单目的后，他们嗤之一笑，便无情地将你抛弃了。狠狠心，删去一切表面的东西吧，包括文字、描绘、激情；限制了再限制。记住：越是你知道多的地方，越要不写或者写得很少；空白，正是你要写的地方呢。

怎么能用写长篇、中篇的办法去写短篇呢？长、中篇和短篇的区别永远不只是字数上的多少，别人问：最近发表了什么？你总是说：××刊物上发了一个一万字的。为什么要说“一万字”而不说“一篇”？文学如做人一样，虚荣、浮躁、小聪明，都在时时阻

碍你的成功。如果你还有一碗饭吃，万万不要在字数上计较。

你经不起诱惑，老企图大的主题。但你却错误地认为只有大的事件才能表现大的主题。总想“轰动”，使你不能冷静。还是老实地到生活中去感受、体验。“妙微精深”，微了才能达到深，这实在是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一切神秘大门的开关啊！

请不要苦心巴巴地按流行的条律去塑造一个什么典型。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永远是我们崇拜的文学先祖。但是，先祖却不能局限了我们的手脚。文学越来越没有什么法和式了。

不要再去复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吧，生活是无情节的。戏剧性对于现代人越来越不真实了。开头和结尾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从内容到形式，你找到独特二字，你便站得住脚了。朴素和单纯，恰恰合乎于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心境。你不觉得这是奇怪吗？

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作者的本身，你明白吗？你不要害怕没有评论家重视你，不要害怕一些读者不习惯。艺术是在突破中发展的。它是靠征服而存在，不是求迎合而可怜地活着。

关于《九叶树》的通信

丁帆同志：

刚刚从北京开完《十月》杂志社举办的我近作的讨论会，一到家就看到你的来信，心里很高兴。这一段时间里，收到你三封这般长的信了，第一封信你是谈《小月前本》的，第二封信你是谈《鸡窝洼的人家》的，因为许多家事所累，没有复信好好和你谈谈，心里总觉得欠了点儿什么。这次你又针对《九叶树》谈了许多问题，我不得不急急忙忙写这封信了。但无论及时回信或未能及时回信，我是极珍视着你信中的看法和观点的。说长道短，完全从作品实际出发，开诚布公地进行探讨。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作家和评论家的交往了，而这种朋友式的兄弟式的如同坐在我的书房一边喝茶一边闲聊式的交谈，就更自然些，真实些。现在有一种以通讯的形式发表评论文章，这当然很好，但其中却常常看出仍有一种评论架子。所以这几年里，与一些评论家交往，我得益最大的，与其说读那些正儿八经的大块理论文章，倒不如读来信中的只言片语的看法和观点，更能顿开茅塞。作家并不